

时间不知到哪里去了。说来惭愧，直到退休前两年，才第一次坐上飞机，当时坐飞机的感觉真好，新奇而愉悦。此后再坐飞机，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回想一下，20年的时间里，坐了20次飞机，国内10次，国外10次，每次少则三两小时，多则十三、四个小时。如今已不想再坐飞机了。

我坐过美航波音777飞机，这个大飞机可载380名乘客，加上机组人员约400人，乘客每人可寄存一只不超过23公斤的大箱子，随身可带三、五公斤的小提箱或挎包，可放在座位上方的横柜里，还有不知装有多少吨机油，大飞机要飞越太平洋需10多个小时，中途并不降落加油，可以想见，这么多的人和物加起来，该有多重啊！飞机的规模是相当壮观的，以我之感受，仿佛是将一个千儿八百人的剧场或影院从中间一分为二，将其中半个放到空中去。正因为波音777如此巨大而沉重，起飞是颇为艰难的。启动后，在机场跑道上“嗯——嗯——嗯”地哼叫着，哼声越来越大，滑行越来越快，大约要哼10多分钟，才“呼”地跃出地面，奋力爬高，此后数次猛然抬升，大约又过10多分钟，才升到11000公尺高空平稳前行。舱内各人座位前均有一影屏，显示着飞机的高度、速度、温度、所处方位和何时到达目的地。

起飞不易，降落也不轻松。一次在国内，飞机盘旋一阵，终于在机场跑道上着陆，滑了一段时间还未停止，我从机窗向外望去，见到已离农田不远，再不停止滑行，岂不要冲出跑道。正在我担心之时，飞机在跑道尽头，竟然向左转弯，反向继续滑行。啊哈，原来飞机跟汽车一样，会转弯的。我在心里直嘲笑自己，少见多怪，真够“老土”的了。

坐飞机的次数多了点，知道误点是常有的事。一次下午3点多钟，从青岛飞往武汉天河机场，天气尚好，大约5点多钟可到达目的地。当还有10

说说坐飞机的事儿

□ 陆地和

飞机遇上麻烦了，就跟家人议论起来。果然不久，空姐通知：由于天河机场上有大雷雨，飞机无法降落，改飞江西宜昌。半小时后，飞机降落宜昌机场。舱门紧闭，无饮水和食品供应，闷坐三个多小时后，飞机重新起飞至武汉机场，此时机场上空已云消雨止。谢天谢地，平安到了就好，出了机场已是午夜12点多了。人在困途，这点小挫折，该只是“小菜一碟”吧！

其实坐飞机比汽车、火车快得多，似乎也比汽车安全些，主要是人的心理上离开大地母亲不太踏实，有点觉着玄乎。我坐飞机的心态尚好。坐在飞机上遇到空姐播音，说飞机遇到气流，有些颠簸。顿时舱内鸦雀无声，只听见发动机的嗡嗡声，显然大家都有点紧张，我也不例外，我没有苏东坡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但有些赌徒心理。我想：看到青春靓丽的空姐走来走去，神态安详，我一个“古来稀”的老头儿有什么可担心的，何况人家空姐成年累月地在天上飞来飞去，我一两年飞一两次，没说的了，该吃吃，该喝喝。

君不见，如今坐飞机已是百姓们的寻常事。远的不说，就看靠近的南京禄口机场，还算不上国内外超大型的机场，就是这个机场，每三、五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落，不难想象，每日世界上都有成上千万的飞机在升升降降的，更何况我们已听到空天飞机和外太空各式飞行器的脚步声了，至于未来咋样，非普通人所能说清，我辈只能说说如今有关飞机一鳞半爪的小事儿。

多分钟航程时，空姐照例播音：飞机准备着陆，请乘客系好安全带。乘客都没怎么在意，谁知40分钟过去了，飞机还在机场上空盘旋，我觉察到了。

飞机遇上麻烦了，就跟家人议论起来。果然不久，空姐通知：由于天河机场上有大雷雨，飞机无法降落，改飞江西宜昌。半小时后，飞机降落宜昌机场。舱门紧闭，无饮水和食品供应，闷坐三个多小时后，飞机重新起飞至武汉机场，此时机场上空已云消雨止。谢天谢地，平安到了就好，出了机场已是午夜12点多了。人在困途，这点小挫折，该只是“小菜一碟”吧！

其实坐飞机比汽车、火车快得多，似乎也比汽车安全些，主要是人的心理上离开大地母亲不太踏实，有点觉着玄乎。我坐飞机的心态尚好。坐在飞机上遇到空姐播音，说飞机遇到气流，有些颠簸。顿时舱内鸦雀无声，只听见发动机的嗡嗡声，显然大家都有点紧张，我也不例外，我没有苏东坡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但有些赌徒心理。我想：看到青春靓丽的空姐走来走去，神态安详，我一个“古来稀”的老头儿有什么可担心的，何况人家空姐成年累月地在天上飞来飞去，我一两年飞一两次，没说的了，该吃吃，该喝喝。

君不见，如今坐飞机已是百姓们的寻常事。远的不说，就看靠近的南京禄口机场，还算不上国内外超大型的机场，就是这个机场，每三、五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落，不难想象，每日世界上都有成上千万的飞机在升升降降的，更何况我们已听到空天飞机和外太空各式飞行器的脚步声了，至于未来咋样，非普通人所能说清，我辈只能说说如今有关飞机一鳞半爪的小事儿。

人到一定岁数，会发现原来世上根本就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饭要一点点地吃，事要一点点地做，马上发财、马上成功等等，想想可以，说来说也行，但万万不可当真，非得当真了，那结果只会是失望再失望。我们看见别人获得的成功，其实是他们自身的努力在时间上一点点的累积效应，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来得容易。

事情再多，哪怕是堆积如山，也得一点点地去做，我们没有孙悟空那样的神通广大，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我们的双手一点点地去做，做了，事情会靠我们，不做，它们就永远在那里。一点点做了，即使慢些也不要紧，只要不停，日积月累，某一天突然回头看，就会有惊喜：啊，原来我已经做成了这么多的事情！多是由少来的，大事是由一件件的小事叠加而成，“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我们无法去做到的事就不要去想，关键是自己能做的事做好，做得尽可能完美一点。我有个同事，在他校牌背面写着“每天做好一件事”作为自己座右铭，我觉得他这样想很靠谱。对于小事，做容易，做好却不容易，再简单的一件事，我们不认真对待，也做不

事要一点点地做

□ 吴忠

好，把简单的事能做得完美就是不简单，小事做好了，才能做更大的事。我的好多学生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没有耐心把“作业”这样的小事做

好，字写得马虎潦草，他们认为遇到“考试”这样的大事的时候再认真也不迟，而事实上，真到了考试的时候，他们想认真却已经认真不起来了。不说学生，就我们成年人，眼高手低者不乏其人。他们对小事不屑一顾，想的是“做大事”“挣大钱”，不愿意一点点地脚踏实地做事，心浮气躁，好高骛远，老幻想一锹就能挖一口井，才付出一点劳动，就想马上见到成效，没有成效就开始怀疑、动摇、气馁，开始怨天尤人，骂天骂地，骂完，又开始搜寻另外一件“更容易成功”的事去做，结果历史又重演，于是又开始骂，这回除了骂天骂地，还骂自己命不好。

人的一生匆匆忙忙，比马跑得还快，有句诗我觉得写得很有想象力，“我是你眼中匆匆路过的行人”，匆忙得甚至连脸部的轮廓都来不及看得清。人生苦短，青丝很快就会变白发，如果你还在想着马上就如何如何，赶紧清醒一下。要知道，只有从小事一点点做起，理想才能一点点变成现实。

“妈，爸爸去哪儿了？”
“又回老家去了。”

大年初六，雪依旧如昨夜小楼的花瓣一样，漫天飞舞，狂风卷起，从窗棂间的缝隙中闯进温暖的房间，获得片刻的成就。前些天下了小雨，雨雪冻结，给路面镶了一块镜子，在厚厚的白雪下埋伏着，稍不留神的行人就会陷入陷阱。

爸再次赶回家，只是为了和几个人吃一顿酒。

我只是为了早那么一点点。各项工作安排结束后，已经是晚上八点多，明知已经没有回乡的车了，我依然固执地提着为家人准备的各种新年礼品冲到车站。一位刚下班的车站人员，把我载到了附近的服务区看看有没有过路车。北方的天黑得如此之快，寒风刺骨，一张纸板上写着将要前往的地点，在昏暗朦胧而又迷离的路灯下竖立着。约莫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对年轻的夫妇开着前往家乡的车停了下来，免费把我送到目的地。就在此刻，一位卡车司机停了下来，搭载了身旁同样是焦急回家的一位务工人员。望着一堆的被褥、油、鸡蛋、酒和玩具被众人搬上车，我似乎看到了一家人在一起欢聚的情景，孩子们追着飞机玩具，母亲也露出了难得的孩童般的笑容。我合起双手，祝愿他们一路顺风。

父亲在站台下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了，头发上结了一层冰霜。坐上父亲的车，各自沉默着。

“爸，你头发白了。”
“要是忙的话，就明早回家也行啊！”
“我就是想早一点儿看到你妈妈。”

许久，车里只有父女俩哽咽的声音。培养了三个孩子，白手起家，在城里买房买车，父亲一直是坚强的依靠。而此刻，他也流泪了。家中，母亲忙碌一天，早已准备好了几道我最爱吃的菜，排骨是父亲到几十公里外的乡下市场买的，鱼是父亲等了几天，特地关照人从湖里刚刚打捞上来的。已经下半夜了，我们就这样围在一起吃着，低着头，所有的菜在我的嘴里都是咸的。

回家

□ 李雪

同样的情景，在弟弟回家的时刻重复地上演着。窗外的雪花如同绒线团一样抛撒下来。父亲此刻应该是走在泥泞的村庄小路上，伞被压得很重了吧，事实上，父亲早已在路上把伞送给了家乡的某一位朋友。那是生他养他的故乡，那个困难的岁月，靠的是邻居们的救济。每年春节回家，父母亲都会给邻家几位老人送去油和生活费，早已把他们当做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奶奶，邦妮的孩子呢？”一进家门的小萱就叫喊着。大年初一早晨，姐姐全家赶着早班车回家过年。“小萱听说要回奶奶家，早在一个月前就天天唠叨，还记着那个小狗呢。”姐姐说道。邦妮是小萱在大半年前回家时给奶奶家狗儿取的名字，那时邦妮刚刚产下一窝狗崽子，至今她还惦记着。从厨房到卧室，从院前到院后，从菜地到池塘边甚至至于猪圈，马尾辫在每一个角落里蹦跳着，连饭也顾不上吃。下午带小萱到麦地里去。冬天的家乡总是萧条的，马路边的白杨树光着身子站立着，由于风的侵蚀，树皮一块块地脱落着，一块黑一块白，凹凸不平，坑坑洼洼的。河边的狗尾巴草歪歪斜斜地倒着，曾经的青色外套早已变成了枯黄的皮衣，轻轻一碰，草籽随即落下，只剩下干燥的一根茎。沟里的草被烧成灰烬，黑黢黢的，河里的水不但不结冰，反倒贮蓄着绿色的水藻，天空倒映在水中，恰似一块空灵的蓝水晶。麦地是一块块的，成片成片的铺过去，入冬以来，还没有下过一场大雪，并不是那么水嫩，但是他们的愿望总不会落空的。

想起了童年似乎也是在这个地方，我和母亲一起挖荠菜，晚上总是能吃上香喷喷的荠菜饺子，还有在这条路上，母亲教我骑自行车的情景，在摔倒和爬起中中成长着。看着小萱在麦地里时而摘摘这个，时而碰碰那个，那欢乐的劲儿给严冬增添了一份暖和的气息。

为了看看那些曾经一起共患难的亲友，再大的雪也阻挡不了父亲回家的路；为了看看家中的父母，天再晚，路再难，也没有了什么；为了这一片魂牵梦萦的自然乐园，小萱可以激动很久，掐着手指数期待日子的到来。

家就是一个归宿，可以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也可以说家是每个人奋斗的最终目标。无论是异国他乡，抑或天涯海角，心底最深处的渴盼总是“家”，那个可以容纳你所有过错的地方，那里如同风筝线永远牵着他的另一端。

芳邻王嫂，喜欢唠嗑。昨日与我唠起彩票中大奖之话题，其慷慨陈词，着实令我感动了一回。

“假如我中500万，就建一座大型图书馆，免费供所有爱读书的人阅读报刊杂志，定时向本市贫困、残疾儿童赠书，每年还要评选优秀读者，发给丰厚的奖金……”

“假如我中500万，还要建一座集养老、休闲为一体的老年公寓，免费让孤寡、低保老人入住，吃上我们自己种的有机大米、绿色蔬菜。公寓里设阅览室、棋牌室、高尔夫球场……还要聘请一位称职的保健医生……”

“假如我中500万，我就当一名‘社会妈妈’，资助那些贫困生。我要在报上登一则广告：喂！小不点，有困难找‘妈妈’！”

随着王嫂一连串的“假如我中500万”，一幅幅壮丽的图景在我眼前不断呈现、切换，让我如痴如醉。欣喜之余，又不免有些担心：500万，够么？好不容易等到她略一停顿，立刻友情提醒：“你不能尽想着公益活动，总要为自己留一

点吧，有事还得应付啊！”
“不要，我一分钱也不留，全部回报社会。”王嫂回答得斩钉截铁，“生活有养老金，生病有医保，能有啥事！有命吃饭，没命滚蛋！遗体捐给国家……”

咳，一个普通退休女工竟有如此高尚豁达的胸怀！怎么平时没看出来？我的眼睛湿润了，关切地补上一句：
“你也得为孩子、亲友想想吧！”

“与其给孩子巨额财产，还不如给他立足社会的本领，让他走自己的路！至于亲友，甭烦啦，‘没有的总想有啊，有得的还盼望……’”

说着说着，她还唱上了《女人轱辘和井》主题歌。
大彻大悟！可是中奖的概率毕竟很低啊！“万一不中呢？”

“就算是捐款吧！”她爽快地回答。
爱心可嘉！“你买彩票一定花了不少钱吧？”我的语气里饱含敬意。
“我还没买呢！”她神态自若。

假如我中500万

□ 蔡建

周日，我在镇上的一家照相馆办事时，偶然间看到一张面带微笑且感觉熟悉的小女孩照片被放大置于带黑边的镜框中，我的心不禁“咯噔”为之一震，因为通常只有遗像才会如此，难道……照相馆的老板见我凝视着小女孩的照片，不由得叹息道：“太可惜了，才13岁，就没了！”

凝视片刻，我终于想起，这个面带微笑的小女孩名叫小慧，两年前不幸患上了白血病，我曾跟踪采访过她。这么小的年纪就告别了人世，真让人感到痛心。

小慧原是镇中心小学二年级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她平时乐于助人，脸上总带着微笑，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排前三名，在老师心目中，她是个好苗子。但小慧的家境并不好，因为她的母亲早年离家出走，对于母亲的记忆，小慧是很模糊的，其父亲常年在外，她是在年迈的爷爷奶奶呵护下长大的。每当别家的孩子在父母怀抱里撒娇时，小慧看到了会心酸而偷偷地落泪。但小慧很坚强，她在别人面前总表露出微笑。小慧深知家庭状况不好，除了交学费或买学习用品，她从来不敢向爷爷奶奶伸手要钱买零食和新衣服，在爷爷奶奶眼里，小慧是个乖乖女。

老天不公，偏偏要让小慧幼雅的心灵饱受煎熬。两年前的课堂上，小慧突然感到身体很难受，被老师送至镇上的医院就诊，后转至苏州儿童医院被确诊为恶性白血病……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家人举债，亲戚驰援，师生捐助……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救助小慧！

然而在好心人多方合力花费60多万元的医药费后，病魔还是无情地夺取了这个微笑女孩的小生命。让她的微笑永远定格在了13岁的年轮上。

我清楚地记得：在小慧患病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我曾经去她的学校、家里采访过好几次，既了

解她就医情况，更了解各方对她的关助情况。每次与小慧见面，她都有着一种怯生生的感觉，因为治病需要，她原本一头的秀发已被剃光，由于化疗，她的稚嫩小脸已显得很憔悴。但从她的微笑脸庞，我看到了她的坚强。

有一次，小慧病情稍微好转，医院准许其返家休养，我曾问她有什么梦想时，小慧悄悄告诉我：她做梦都想老师，想同学，想早日返校读书。她还说等病好了，她要好学习，争取将来考上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挣钱养活自己，报答爷爷奶奶，报答老师和社会上的好心人……

为了圆小慧的梦想，在各方努力下，去年秋季新学期，小慧在奶奶的陪护下，又高高兴兴地返回了离开有一年多时间的校园，坐进了三(2)班的教室。我跟踪采访时注意到小慧坐在教室后边听课的神情是那样地认真而又专注，她似乎要将失去的学习时间追回来……一边吃药，接受治疗，一边坚持学习，病痛的折磨，似乎没有影响到小慧对知识的渴求步伐。期中考试，小慧在班上排第二名。

然而，病魔无情，就在去年秋季学期临近结束，小慧正憧憬考全班第一的时候，她再一次出现身体强烈反应，被迫中断学业入院治疗，虽经院方全力救治，仍回天乏术……就在2014年新春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刻，小慧去了！

老师同学们不舍，因为好学的她说如果有可能她一定要参加期末考试的，她有许多话要跟老师同学们说。奶奶痛不欲生，因为懂事的小慧弥留时再三叮嘱奶奶：小慧这次要出远门了，天冷要奶奶多穿衣服，晚上不要独自走晚路，想她时就看看她的照片……如果老天真的无情，她会在天堂保佑奶奶！保佑所有关心帮助过她的好心人！
——我会记住你的，微笑的小女孩，小慧！

文 游 基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